**荣誉证书·白乳胶·碗**

**——三题写作**

我记得八年前这个城市的文艺青年们是一个孤独而傲慢的集团，那些穿坠地的裙摆披头散发的女孩，那些穿西装或者卡其布风衣的青年男子，他们人数寥寥，却懂得别人不懂的摇滚乐、哲学、政治、美容健身以及浪漫多变的爱情游戏。只是可惜的是，他们这样的人，不会有红色的本子，有了那个也随之失去了作为文艺青年的资格，那个荣誉证书。

周末的傍晚，他们聚集在湖边草地野餐，朗颂雪莱、拜伦或者他们自己的诗歌，而我的朋友平原总是抱着他的吉它，轻轻弹奏他拿手的曲子《爱的罗曼司》。

在湖边抱膝远眺的女孩名叫杨珊，她的美丽几乎是一种无可挑剔的美丽、她的微笑温柔沉静，而她的因为敏感而常常夺眶而出的眼泪就像晶莹的珍珠，令许多青年有投帕拭珠的冲动和柔情，但是八年前这个机会是属于我们的朋友平原的，那时候杨珊和平原正在热恋之中。

平原每次谈到杨珊时，眼睛里便射出一种被爱情炙灼的恍惚的光。他的声音会突然哽住，突然说不出话，两只手在半空中艰难地比划着：

“我觉得她，像、像一个，像什么呢？”

他说不出话就来推我。

“你见过她的，你写小说，知道怎么形容她，她像，像什么呢？”

我说我不知道。

平原的眼睛一亮，大声说：“对了，像维纳斯，杨珊就像维纳斯。”

我那时候正对阅读聊有兴趣，自然知道那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。我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维纳斯的石膏像，是断了一条手臂的。

于是我就用一种玩笑的口气对平原说：

“现在还不像，要是她断了一条手臂就更像了。不过我这有白乳胶，你可以试着做个跟她一模一样的。”

我的这句话使平原一下从迷幻的激情中回归现实，仿佛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。平原从椅子上跳起来，他几乎是恶狠狠地瞪着我说：

“谁也别想伤害杨珊，别说是一条手臂，就是她的一根头发也不准碰它。”

后来我才知道平原对这个玩笑的失常反应事出有因，在他们那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圈子里，还有别的男人隐秘地或者是明显地追求着杨珊，换句话说，平原有不止一个情敌。

号称小卢梭的那个络腮胡子是平原的第一号情敌。

小卢梭是一个时而深沉时而博古论今纵横捭阖的大学助教，他的学识和职业使他在湖边的人圈里闪烁着智者的光芒，不管什么话题他都能以流畅犀利的谈锋确立权威位置，因此许多涉及文化、政治和时事的讨论常常变成小卢梭的个人演讲。

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平原发现小卢梭在滔滔不绝说话之际目光不时地要搜索杨珊。平原把那种目光称为下流的挑逗的目光，他在湖边草地上如坐针毡。

更令人烦恼的是杨珊注视小卢梭的目光充满崇拜之情。

“中国是个漂流的孤岛，只有碰撞才能新生。”小卢梭说。

“女人该把绳子从自己脖子上解下来了。”小卢梭还说。

类似的警句杨珊总是听得如痴如醉。

平原烦恼之至就猛地拨响吉它的高音弦，但他的稚拙的抗议不能奏效，杨珊回过头看了他一眼，只是静静地看了他一眼，平原就安静了，他无法漠视杨珊的谴责。

平原告诉我，小卢梭是个骗子，也告诫我千万别被他骗了。

想到他一直在用高谈阔论来诱惑杨珊，平原恨不得用胶布封住那张讨厌的嘴巴。

我说：“那你就用白乳胶封住他的嘴，你知道的，我这儿有白乳胶。”

平原痛苦地摇着头说：

“不，那样杨珊会生气的，我不让别人伤害她，我自己更不能伤害她。”

但平原所说的伤害很快就发生了。

在一次湖边的野餐行将结束时，半明半暗的天空突然降下了雨点。人们慌忙收拾东西往凉亭那里躲雨，杨珊却站立在原地。

她望着湖上突然升起的烟霭和远处阴晦低垂的天空，情绪陷入习惯性的忧伤之中。她与朋友们背道而行，走到湖边灌木最茂盛的地方，在细细的雨丝里为一件朦胧的心事独自垂泪。

平原是突然发现杨珊不在的，他把一堆午餐肉和青豆罐头放在凉亭里，回过头四处张望。别人知道平原在找什么，笑着指指湖边的灌木丛说：“杨珊在那里。”

平原就从一个女孩手上抓过唯一的雨伞朝灌木丛那里奔去。

平原穿过灌木丛后突然站住了，他看见杨珊和小卢梭站在一起，小卢梭已经为杨珊撑开了一柄黑色的自动雨伞。

平原清晰地听见自动伞弹簧上顶的咯嚓一声，对于平原来说那个声音极其刺耳而富有挑衅意味，他的脸立刻涨红了。

这个骗子，他从哪儿又找到了一把伞？平原愤愤地想着，恰好听见小卢梭正在就爱情观教诲杨珊。

小卢梭说：“爱情从来都不是专一的，爱情是一种放射物，比阳光更强烈，比天空更博大，爱情不是杯子里的一滴水，它永远不会枯竭，就像我们面前的这片湖水。”

“骗子！”

平原无法按捺他的怒火，他冲上去用手里的伞去打小卢梭手里的伞。

小卢梭猝不及防，那柄黑伞应声掉地。

平原的这个袭击动作在当时显得古怪而可笑，但我相信那是他的真情流露，正如许多善良而质朴的男人，他们总是选择一些笨拙的方法来保护别人和保护自己。但是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

到在地上的不止那把黑伞，还有小卢梭和一旁的杨珊。无论是小卢梭还是杨珊，都是体力单薄的家伙，他们长期疏于锻炼，如果能像我一样那就不会有问题了，但是，世界上没有后悔药，哪怕小卢梭懂得再多的名人名言，拥有着再怎么样丰厚的知识，也无法挽回眼下的局势，他和杨珊双双掉入水中。

好在，平原听了我的劝，学了游泳。

把两人从水里救出来后，小卢梭直接失去了意识，而更为柔弱的杨珊却跑了起来，在平原的紧追不舍下她终于止步，倚靠在一棵柳树上轻轻啜泣起来。

平原觉得自己惹了祸，但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更不知道如何对她作出合理的解释。平原只是举起雨伞为女孩遮挡冰凉的雨水，心里祈望她能早一点原谅自己。

他想杨珊的原谅永远是他所需的，但他永远也不需要小卢梭的原谅。

那对情侣在秋雨缤纷的湖岸上站了很久，平原终于等到杨珊红唇轻启了。

杨珊说：

“平原我告诉你，我不属于你，我只属于我自己。”

“我知道你只属于你自己，可是我不想让小卢梭那种骗子来迷惑你。相信我，他真的是一个骗子。”

“他是骗子？你是什么？你是一个庸俗的小市民！”

杨珊泪眼朦胧地审视着平原，最后她说：“你真让我失望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了。”

平原看着杨珊再次离开他的雨伞，拎着裙角朝凉亭里的朋友们跑去，他打着伞怔在原地，头脑中一片空白，这时候他才真正感到了这场秋雨的凉意和危害性。

我记得那段时间平原情绪低沉，以往清瘦稚气的面容显得憔悴而苍老。

“莫名其妙，她怎么会崇拜一个夸夸其谈的骗子？”

平原在我的单身宿舍里大口痛饮山东产的白兰地酒，一边烦躁地捶击着自己的膝盖。

“不，不行，小卢梭很快会伤害她的，恶魔总会伤害天使，我要保护好杨珊。”

我问平原怎么保护他的天使。

“找人把小卢梭揍一顿？”

平原听了沉默了很久，但他还是摇头否决了这条粗蛮的建议。

“不，不行，”平原几乎是痛苦地叹了口气，他说，“那样杨珊会更讨厌我，她不喜欢动拳头，她说她最痛恨的就是野蛮和粗暴。”

事实上平原并没有找到他如何保护杨珊的方案，而杨珊也没有像平原所担心的那样爱上小卢梭。

据说雨伞事件发生以后杨珊更显忧伤和多愁善感了，另一方面杨珊在朋友圈子里的表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她给每一个仰慕她的青年以均衡的机会，在家庭舞会上她和每一个伸手相邀的青年翩翩起舞，每人只跳一支曲子。

当她独坐一隅抚额沉思的时候，总有人上前赞美她的舞姿、衣饰直至她随身携带的一只羊皮坤包，杨珊微笑着与搭讪者说话，你问什么她回答什么，绝不多说一句话。

你从她的眼睛里看见的是忧伤的涟漪，秋天的杨珊，穿蓝黑格子呢裙的杨珊，不管是静是动总归是楚楚动人。

但杨珊却不与平原跳舞，不跟平原说话。

有饱经情场风霜的朋友告诉平原，既然这样，说明她还爱着你，说明你还有希望。

可是，平原没有机会了，他获得了那份红色的证书，荣誉证书。

他跳下水里救下二人的事，被路过的记者拍到了，被救下的二人羞于内情，只好装作与平原不认识。

也许是杨珊一语中的，平原再也不是一介小市民了，他现在有了新的称号——

——城市英雄。

怪异的是，杨珊也随之抛弃了小卢梭，选择跟随了平原。

自那以后我有好久没见到平原，猜想在寒冷的冬季他与杨珊的爱情如火如荼，作为朋友这就够让人高兴的了。

我没想到一个瑞雪纷飞的傍晚，平原忽然挟着一股寒气闯进我的房间，他的样子看上去失魂落魄，眼睛呆滞无神，手里则照例拎着一只山东产的白兰地酒瓶，我立刻意识到平原又失恋了，因为平原生活的那个圈子通常都把酒瓶作为失恋的标志。

“她是谁？”

平原在我的洗脸盆里吐出一摊秽物，径直走到床边重重地躺下，突然又弹起来朝我大吼一声：“杨珊，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？”

“她是爱神维纳斯，你自己告诉我的。”

“维纳斯？”平原喷出一股酒气喃喃自语，“对，她是维纳斯，她不是真的，是白乳胶做的。”

“也许吧。”

我一边为我的洗脸盆和被褥担忧，一边却急于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我不明白美丽的杨珊以什么理由再度抛弃如此痴情的恋人。

“你永远也猜不到，”平原忽然失控地狂笑起来，“这回是为了一个碗。我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碗。”

“别开玩笑。”我说。“谁跟你开玩笑？”

平原悲怆地喊了一声，我注意到他的表情并非玩笑，平原用双拳捶着我的床铺说，“真的为了一个碗，昨天在她家吃饭，我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碗”

“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打破碗是得多不小心。”

“我不是故意的。”平原几乎用哭腔向我表白着，“可是她认为我在她父母面前丢尽了脸，也丢了她的脸。她当场把我赶了出去，这回完了，我知道这回彻底完了。”

平原很快昏睡过去，我闻着他的酒气和鞋袜的臭味，怀疑这就是爱情的死亡气息。

想想平原和杨珊优美的罗曼司如此告终，想笑却又不忍心笑。

我能设想一个倾国倾城的淑女的好恶情感，设想她对优雅礼仪的赞赏和对粗俗鄙陋的憎恶，但我真的为我的朋友平原鸣冤叫屈——杨珊，她为什么可以原谅他的一切却不能原谅那个碗呢？

就在那年冬天平原怀着一颗受伤的心去了南方一个新兴城市。

他带走了他的吉它，也把他的温柔浪漫的琴声从朋友圈子里带走了。

朋友们在聚会时常常提到平原，怀念着他的琴声和一颗纯粹的心，每逢这时杨珊便低垂下她美丽忧伤的眼睛，眼角泛出依稀泪影，为了避免伤及杨珊脆弱的心，朋友们尽量不说平原的名字，渐渐地平原就被朋友们淡忘了。

我们将英雄埋葬在了远处，墓碑都没有一个。

平原一去不返，而杨珊仍然是这个城市绅士淑女心目中的爱神。

许多青年男子趁隙向她射去爱情之箭，我听说后来一个绰号叫肖邦的钢琴演员俘获了杨珊的芳心。

这件事情自然而然，肖邦修长有力善抚琴键的手指和文雅的谈吐举止颇具绅士风度，一个标准的绅士挽住一个淑女的手，这件事情更是天经地义，我甚至想假如肖邦早一点出现在杨珊面前，平原与杨珊的那个传奇式的爱情故事也许就不复存在了。

但是我总觉得，淑女的那只手，也许不会太过长久，脑袋里时不时会冒出血淋淋的画面，我想，也许我也有点神经质了吧。

时光之轮在我们城市的湖岸上飞速运转八圈，八年过去了，湖岸附近现在碧水依旧绿柳依旧，但是你再也看不见那群围坐在草地上吟诗弹琴的青年男女了，他们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，连我也不知道他们都跑到哪里去了。

平原曾有信寄来，告诉我他已在南方成家创业，信末有一句附言或许只有我能看懂：代问白乳胶的维纳斯好。

我不知道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添加这句附言的，问题是世事苍茫多变，从前那个女孩现在肯定是一个雍容华贵的贵妇人了，让我找一个白乳胶做的维纳斯雕像容易，在人海中找到一个真的维纳斯那大抵不太可能了。